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十六

判四十四

錢帛玉璧果門二十三道

錢帛

磨錢判一道

無名錢判一道



拾遺錢判一道

鑄錢數倍判一道

鍾官所鑄判一道

母子權判一道

織素判一道

練不宿井判一道

黃門判一道

玉銅璧玉節

龍虎輔玉判一道

開銅坑判一道

璧判一道

玉節判一道

穀珪判一道

木樹草瓜果

採木判一道

橘奴判一道

平慮判一道

竹判一道

盜瓜判一道

芋判一道

梀子判一道

梨橘判一道

盜稻橘判一道

錢帛

磨錢判

取鎔音谷前漢食貨志  
摩錢質而取鎔

甲磨錢質而取鎔乙告之訴不更鑄

對

緝鑞爰說銷鑄是司九府匠之以圓方三官因之以文質

雖五銖異制半兩分形龍馬之造化不窮權衡之輕重有

數寔惟泉貨校在水衡人之無良公為不道微漢臣之賜

蜀鎔範成姦非魏帝之夢陳錯磨抵禁立辟自貽於錢府

舉法須密於金科欲無王衍之害曷云非隱將刻劉陶之

議刑其捨諸且取鎔不定其少多致獄孰究其高下欲加

之罪其無詞乎待窮揚可之告緝方許一作五倫之督鑄

無名錢判

東門韜訴主司負物吏詰之韜云祖有無名錢

對

易象定位尊卑之禮聿脩人倫有序貴賤之容斯立布諸

方策聲塵藹然至若爵列子男恩垂帶礪有謀謁帝方承  
高戶之榮無種封侯亦受千金之賜陸子囊中之寶已惠  
私門張氏無名之錢且留公庫東門韜家聲不墜祖德彌  
光想昔日之恩輝恃曩時之寵寄負玄絕海槍榆知其不  
建剗舟剗楫塊木媿其無施仰堂構而未微思必復而何  
已薄言公府方論赤灰之資爰詣主司更訴青鳧之鏹亦  
冀雲油露湛先人承元始之恩自葉流根後胤奉永平之  
賜迹有符於故事理無紊於今時旣於古而無虧豈在今  
而可抑謂宜從允以叶彝章

拾遺錢判

已拾遺錢於路縣科罪云家約俛有拾仰有取不敢大

對

矣得者在乎幾悔吝者在乎動苟或之昧其何以行乙乃  
妄人不慎厥德旣俛拾而仰取亦虛往而實歸路有遺錢  
且效漢臣之鄙室而藏鏹庶同猗氏之富在國經而斯濫  
寧家約之可遵且揭而書之縣未徵於古制貪以敗類乙  
見誚於詩人貽厥孫謀無聞以燕之訓恒有子禍將貽自  
掇之刑請糾其違用懲于悔

鑄錢數倍判

江東諸監鑄錢數倍費使牒令停監司云恐棄山澤之利  
而工匠私鑄犯法

對

貨以通商財以利俗國法施於九府鑄作行於四方輕重隨時子母由其迺用積流有象泉布所以得名國家立制經邦稽古為理用天分地成其阜安之業聖作物覩有其通變之勞使乎伊何曾不是識專命非據亂常有誅人焉廋哉斯害也已請被刑鼎無擾監司

鍾官所鑄判

庚為鍾官所鑄不充歲計工部按其罪訴稱鉛錫未足

對

辨方制位大明治國之曲興立教富人必先因地之利設家泉列鍾官將欲布金刀之饒盡銅山之積庚以伎從能職鑄為勞獸炭炎錕非煙上出一作獸爐生炭炎煙上出息工動

羽驟吹傍飛無名歸張氏之封因寵入鄧通之室自合預圖歲計先備年支不見請於文符空有辭於鉛錫撫周書而太息有愧川流披漢史而長懷無聞岳峙仙臺按罪實為通規主局致詞憑何逃責

母子權判

順成方請為母子權淪其好肉所司下科違法

對

調以玉燭天運和於四時用以金幣寶貨叶於三品是以榆花落影荇葉分形有母子之相權見大小之為利歲用不足將救青灾秋其以登孰為鎔鑄眷茲方郡年在順成稱彼兕觥則叶飲蒸之義在其龜貝未詳豐有之期家蓄

三年自流行於紅粟園資九府實抵冒於丹毫守以規模  
猶違正典渝其好肉彌阻大同知無不爲何見妄從申請  
罪人斯得誠宜寘以科條

織素判

樊貴使妻織素先示其式而告之曰必如此妻織遂善於  
式乃出妻兄訴州特一作將判合仍答貴六十因損一脚履  
地不得貴不伏訴臺

對

龜浪披圖地演金夫之卦鵲橋構象天垂織女之星故能  
陰陽克諧琴瑟斯和其道且合莊敬表以公齊肩其情或乖  
忿怨形於反目樊貴飛鳴聖代飲啄昌期預詳結媛之談

早契代柯之義皇皇受業初未見於拾青軋軋弄機遽有  
聞於裂素蜘蛛網戶朝續斷絲蟋蟀鳴階夜催殘織光明  
似雪未慙董永之妻皎潔如霜翻學王陽之婦兄莫能忍  
是歸妹之無家女旣不良何立身之有地閨門險詖醜行  
已彰州將科繩罪人斯得有虧於禮善是責之難逃不足  
與行何藉跛而能履以郭賀爲州牧用刑而尚寬旣不疑  
爲臺即所訴之何益

練不宿并判

丁爲水練不宿并七日夜所司科罪訴云晝暴

對

惟彼組練濟斯軍國或易象責其戔戔或詩人歌其皎皎

理宜夜懸諸井晝暴於陽何得不務吳門之光坐乖魏闕  
之理所司詰罪雅叶藝章丁則薄言何其厚貌請依司敗  
以肅爰書

黃閨判

黃閨細布也揚子雲蜀都賦曰筒中黃閨

乙借甲黃閨示幽閨因被鼠齧甲索比筒乙以當土無請

酬價甲不伏

集作訴許

對

財以工化物以商通所以名奇而可稱於

一作亦

寶異而為玩

或有韜筒比細光越象不輦况

一作沉

藻侔華色逾龍輔貨且

難得稱珍於外土寵無采不利取悅於中閨皎皎當窓已生  
紅粉之艷卿卿在室復以觀黃閨之奇上客驚燒殊裴楷之

米識相鼠斯齧惡蒼仁司之啓智緘鏞不固誠毀積而亡

詭異難求豈登山而採蚌依酬元價無徵本物既非吾土

所育請絕詩人薄言

玉銅璧玉節

龍輔判

張魯曾私家畜龍輔不獻

對

萬寓宅心四人各業不寶遠物載沐玄風南榮之暄猶思

上獻東流之水必願朝宗所貴者忠誠孰非臣子所畜者

珍物仍在私家况龍輔稱奇鳥篆攸載潛匿不送彰聞有

司雖馬駕鼓車天心廣被而人迷日用物議猶多律有明

文刑故無捨

開銅坑判

蔚州申管內銅坑先禁採昨為檀州警發遣兵州庫無物  
可裝束刺史判令開銅坑以市物給兵幕一作不闕軍機  
廉察使科違勅

對

星帶燕郊雲迷代郡地稱即山之利人擅燒銅之業有勅  
頒行無令採鑄頃以胡兵候月或度盧龍之水漢守宣風  
載撫飛狐之塞救兵屢發帑藏云空方興計日之師遂有  
隨時之義取銅以給在勅誠違一作誠應機而行於事有  
可一作恕馮謨市義在旨未以為非汲黯開倉於今不言其

失斷從違勅理或可矜

壁判

壁肉倍好太常以為度失一作符薦不可

對

大璞不雕國寶為貴許田一作斯假諱朝宿之邑秦城可易獻  
章華之臺况祀地郊天或充禮物來朝入聘以表威儀然  
則聖人制禮特崇於饗薦王者之孝莫先於崇稷而三后  
在天聖靈浸遠四方成歲祭典聿脩有事廟庭載陳珪璧  
太常所主大禮攸存凡厥薦陳須明制度惟此璧禮不虧  
玉書色侔截肪肉倍於好同楚人之鄙識妄有疵瑕當魯  
禮之明祠而致違闕曠其所職不得無辜

玉節判

癸盜玉節于諸其家科盜罪不伏

對

符璽出入惟帝之命節傳迓送

一作官節傳迓有國之恒寶山圖

獸知林木之多虞澤國用龍取江海

一作湖之安棧飾玉之

者惟人所持萬里無塵寢於廟堂之上四郊多壘行於軍

陣之間癸何人斯不率而盜子卿漢朝之勇將權

疑作節

不移無忌魏國之名臣竊符加罪彼已之子曾不是思藪

之崔蒲尚聞攻伐邦之旌節安可穿窬請歸義於鈞金庶

無譁於東矢

穀珪判

甲受穀珪之節為使而易行除匿專以和難為務法司劾之不伏

對

虎唐諱

六節崇儀制參龍虎五瑞分命列自公侯備以寵章異其

文質嚴國朝而式序戒原隰而斯皇莫不尚以珪璧為之

制度氣中浮曜本自生虹山下沉暉由來抵鵲擬秦城而

韞價邁燕石以推珍璞琢言敷彩就無僭起以軍旅恤其

凶荒易行除愚之規結好和難之義咸崇馭下克著彝倫

將忝厥司寔資謀政甲縉紳高踐符節光臨既載馳而飲

冰豈四方之辱命蒲璧云始早逾列於子男穀珪致榮遂

專城於方岳克謹天戒肅將明威居不失中思非出位寧



遑啓處務協仇讐得晉侯之平戎有宣公之靜菑奚爲不可而欲論刑易行本在剡珪此謬請分陶壁

木樹草瓜果

採木

終南山下人每至冬中於山北採木縣以斬一作伐非時

皆欲禁斷人云山南險遠終一作皆不可行

對

節彼南山森乎灌木百工垂及度庶人斯採厲禁攸施妄掄材而必制操斧以進何斬一作以之乖宜斬陽蓋一作即取乎陰

時伐陰須在乎陽月古訓即訓爾今令惟宜若斷彼良輟剡乎服耜考工有典諒亦難違一儻華路載馳折薪負荷藍縷

是阻巖險何階隨時之宜蓋取諸此

橘奴判

甲有橘奴不書於版圖大比被糾訴稱田賦不闕

對

江臯芋眠盧橘是植珠樹金寶含芬吐芳班史將富於封君李衡取方於僮僕詳窺夏策珍味猶錯於苞貢式遵周禮物生必載於版圖何厚產之闕書而薄言於田賦寘于徽經誠爲得宜

平慮判

僧稱院有一株平慮依驗乃是忘憂

對

王城福田禪宇清界忍心草駢植天花亂開裏香雨而增紅  
澹祥煙而泛綠徵其種類已備神農之書覽彼芳菲取惑  
愚僧之目狀稱平慮驗乃忘憂初欲薦其棋祥終用彰於  
紕繆只可樹之於背翫彼芳香何乃言之於公取尤眩惑  
足以發周客之笑生燕人之慙未全害於政經不可惟於  
刑典

竹判

衛州申奉勅和市竹州送王芻司法科罪不伏並仰處分

對

王者立制諸侯附庸海內之化可弘任土之宜克著軍國  
既有彛準州縣非無舊式眷茲鄘衛築新臺於浼浼帶以  
淇澳撻綠竹之猗猗雖禹貢分拆尚乎納秸一作納而唐年  
作賦送彼王芻既失奉於芝泥自投刑於棘署司法科罪  
正叶其宜輒爲詞訴殊是踈僻且虧效職之方須速誘官  
之罪

盜瓜判

常州申稱錢客每以種瓜爲業遂被伶人洪崖盜食其瓜  
並盡爲客所擒遂作術化出蒲田是瓜客乃放之崖去後  
了復無瓜客詣縣告崖是妖賊

對

錢客家隣白杜社業在青門米實蔥花光浮五色藍皮密理  
美至三搥長懷洗玉之珍方有致金之望洪崖行乖夔足

道契狼心不能李徑遺冠翻乃瓜田躡履狗一作狗茲猿臂  
因採掇而全空眷彼龍蹄隨指揮而忽見寧勞宋灌自含  
冰谷之文不假曾鋤俄結火山之實錢既迷於術化洪乃  
集彼回邪於是釋此妖人將殊盜者初觀帶母似逐仙來  
後察空苗疑因夢失幻人為幻幻已去而無瓜迷者知迷  
迷既祛而有悞論妖疑切誨盜情深雖陳莠口之詞莫辨  
訛言之實洪崖不在丹筆何施客告未曉真虛崖實未知  
州縣更宜尋問方可裁量

芋判

甲以蹲鴟自業丁告其惰農

對

我疆我理蓋取其宜採葑採菲止存其善甲以鑿井而飲  
耕田而食藝彼芋區安厥蓬戶不知堯舜之力聿求天地  
之利有斯而享同計然於范子無悶乃可均沃壤於婚山  
鄙哉彼丁好訐為直昧長沮之自樂訝夫子之不勤告以  
惰農未聞其可或恐人慙相鼠務彼蹲鴟匪夫折薪頗黷  
網紀則片言難折審慎攸宜請俟三緘方申一剖

梀子判

栢會一作會南隣有梀樹垂枝於家侍兒取以噉禽禽送

官仰正斷

對

栢會操深介直期在公清用理於家可移於國東家之棗

昔聞去婦之悲南隣之裨今見侍兒之執論其嫉惡雖曰  
至公究其餘情終爲小行所盜不言多少量情應有重輕  
請更詳求方可裁斷

### 梨橘判

鄭州劉元禮載梨向蘇州蘇人弘執信載橘來鄭州行至  
徐城水流急兩船相衝俱破梨及橘並流梨散接得半橘  
薄盛總不失元禮執信索陪執信不伏

### 對

榮澤名區長洲澳壤土宜雖異川路攸通故使賈客相趨  
乘時射利商人適委從有之無大谷玄光言移汴北江陵  
朱實欲度淮南於是鼓帆侵星俱辭故國扣船忘夕並屆  
徐城兩鷁爭飛雙允不背異虛舟而見觸均斷艦之相逢  
遂使橈逐蘭摧疑建平之柿下棹隨桂折若河上之查來  
落果於焉星散傍人由其鷺沒一游一沫橘包裹而全收  
載沉載浮梨漂零而半失然防慮之術未聞責已而侵溺  
之弊直欲充人乍尋似合酬填審細便難允許何者梨因  
散失船則共傷若爲梨覓陪過自歸於毀櫓如損船索償  
理乃齊於指馬旣非情故徒事披陳

### 盜稻橘判

會稽楊真種稻二十畝縣人張辨盜將今訪知收辨科罪  
訴楊真盜辨木奴復合科罪

### 對

汙泉芳稻風傳十里之香江陵木奴地均千戶之封青花  
竟吐色亂煙波朱實方成影分霞錦楊真張辨植業營生  
楚既失之齊亦未得且覆車改轍前代之通宜牽牛蹊田  
往賢之深誠豈有一彼一此俱行盜竊之心以公以私深  
失是非之路鍾離牧之推讓曾不留心淳于恭之助收豈  
知勵俗論犯雖知先後語罪諒乃同歸請勘兩家之贓方  
定片言之獄

九月十三日校改正五十字

文苑英華卷五百四十六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十七

判四十五

鳥獸門二十四道

屠龍判一道

射牛判一道

驅犢蹊園判一道

殺牛判一道

為父殺牛判一道

不理狗判一道

射猿判一道

死官鵝判一道

斷屠月殺鷺判一道

養賈兒判一道

為若族判一道

殺鳥獸判一道

解牛鳴判一道

解鵲語判一道

神為異聲判一道

弓矢驅鳥鳶判一道

蕃客求魚判一道

獻千歲龜判一道

宴客鱉小判一道

養鷄猪判一道

父病殺牛判一道

狗傷人有牌判一道

牛舐馬判一道

解牛鳴判一道 前有此判題各對

屠龍判

丁以屠龍為業乙告不經

對

鱗族惟錯定繁有徒人不知非龍實有智風雲遇坎見困  
豫且變化逢屯克膳夏后丁以詭俗為事遊刃非物或異  
仁賢罔識悔吝何則犬不言殺前哲良規馬重有功後代  
明訓况四靈之貴萬化之資匪惟瑞啓漢年固以仙登軒  
帝以屠為稱豈不作法於涼以律繩之可謂自貽伊戚

射牛判

萬年縣申王祚告侯明射牛明疑狼入圈中齧牛將弓射  
狼誤中牛事

對

三元赫赫牛星紀於北方八極悠悠牛山建於東國錢塘  
水上遠浮金鎖之輝蜀郡江前遙沉石犀之影豈止披蹄  
載角玉鞅華鞞南州聞果下之名西域表花津之異固以  
禮標極敬大祀資於潔圭易贊神明引重憑於致遠由是  
降茲綸綍著彼科條姜牙絕其鼓刃庖丁息其游刃侯明  
鄉閭賤品稼穡庸夫常傳審成之經久習高堂之法西河  
資產希十千而萬計東州奔駿方一日而千里俄而野心

興暴縱目爲災引駢角之雕弓控青筌之箭羽異天弧之  
垂象空法向狼之星殊封禪之舊章便爲射牛之事悞殺  
不禁著自藝章罪疑從輕聞諸古實

驅犢蹊園判

乙驅犢蹊丑園丑怒留其犢乙訴強劫

對

人守堅貞克終無替苟失廉節其弊斯生乙棲心丘園於  
志閑雅忘負鼎之事從叩角之遊徘徊泉石躑躅林草雅  
志情遠防微理乖事須正子夏之冠避朱仲之李豈得牽  
壽春之犢踐於陵之園人而失圖一至於此丑也奚據罰  
彼何深所損既在於場苗取酬便過於佩犢叔時作喻蹊  
田罪輕丘明述事奪牛刑重前文已決後見須依

殺牛判

景告丁殺牛事丁別款景鑄錢州斷盡處極刑使出從徒

對

議獄緩死先典攸慎德言觀色法貴詳平刑罰暫虧手足  
無措眷彼丁矣有具里仁見蒲葉之生春無聞曳來入桃  
林之鉅野爰事鼓刀遂令河渚風秋奄沉星彩蜀山路險  
不見金生景匪良交遂來相訴芳蘭入詠遽展契於風雲  
叢棘議刑幾窮詞於刀筆搖尾求食斯之謂乎朝歌殺牛  
理非謬矣方引循環之辨翻露鑄錢之責緬監厥跡奚其  
若斯未盡金潭之由更起淮陽之獄州司振藻處以極刑

使者彈毫將爲徒坐諒哀矜而勿喜何輕重其若斯狀外  
不推使司得其折衷案中論死州法酷其深文結以徒刑  
吾無間矣

爲父殺牛判

韓孝隨父行牛驚舐人恐損父遂以刀殺牛牛主論告孝  
請價陪填事

對

天經地義道冠生靈立身揚名德光終始見危受命宣尼  
以爲美談臨難捐軀馬遷述其遺烈韓孝忝曰人子先隨  
父行逢營角之初驚以衝燕壘遇奔蹄之暫躍若走秦郊  
倉黃貽性之憂倏忽慮庖之患霜鋒一舉若庖丁之刃游  
氷鏘聊揮似宰夫之斷割原始雖稱犯罪要終未可論辜  
旣符名教之規還申壯勇之節酬價匪虧公理與直有愜  
私家庶叶平反之詞以表從輕之典

不理狗判

城外多死狗法司責京兆府不理訴非掩骼時

對

惟犬守禦居人是要混鷄而入坐識於新豐伴鷹而遊行  
傳於上蔡是故閭閻密邇音響相聞喧雀成譁表貧吏之  
節噬腓起戎陳爲主之誠何畜養之是均而城外之多死  
知殃預兆未銜吳相之衣遘斃過深爲食驪姬之藥流穢  
行路彰聞法司舉過從憊事關京兆且弊帷從棄孔丘之



義有虧掩骼候時周公之禮可守二途交戰須定是非執禮而行斯亦為得

射猿判

戊至景乘舟來峽射猿中之黜其職景不伏

對

沉沉長江巖巖峻峻坂波瀾澳沃日嶺嶂橫雲路出東吳即是  
三聲之地途危西蜀還尋萬里之橋顧惟彼景在茲于役  
乘流振楫方從赤馬之遊滿月彎弧遂落玄猿之影雖同  
養由之妙終致桓公之黜於人則事乖親愛在獸則理切  
肝腸彼或可傷此可辭黜

死官鵝判

乙養官鵝多死或告不以人養鳥

對

池籟大開羽簇無筭乙忝夷隸職養官鵝諒須盡心能識  
其性稻梁可遇蔓藻堪遊浮積水而連羣向長風而鼓翅  
一作遂其棲托終冀繁多倦鸚鵡以樊籠樂鷄鷓以鍾鼓  
以人養鳥不死胡為儻或類茲如何免責且片言拆獄自  
古攸難理宜再詰是非不可輕為與奪

斷屠月殺鷺判

甲為蒺藜飼鴛子致死鄰人告斷屠月殺鷺子

對

丁家葦泥載聞於頭禿黃氏把火旋見於眼傷甲之無良

情則非善以蒺藜而充飼三子俱亡無桃李之垂陰一朝  
被告迹符周氏罪挂湯羅循情合科準狀難捨

養賈兒判

丁養賈兒能馴擾啄人穀不伏賠

對

丁為拙好收養賈兒日月淹延羽毛成就逢人不懼遇物  
無驚有鴨羣之精神得鸞斯之風彩楚鳥一作既非別族  
吳鷓亦是一宗未能甘鼠已聞啄穀鳥未損物人則何辜  
即索陪填恐非通允丁稱不伏理亦無乖

為碧簇判

甲為碧簇以十日號覆鳥巢

對

順時之令則無覆巢作災之禽固資書版陳之禮典布以  
人倫苟或在辰克用茲道是以有鸚鴉萃止爰結興於詩人  
見彈而求乃寓言於莊叟長沙天性入室貽凶曲阜陳誠  
毀巢標喻碧簇氏職惟斯掌務乃昭明有均大羅之躅是  
忝虞人之効將去妖鳥鳥式狗其義一作議既均惡聲庶無全  
卯日號月號之法書而不憊從子從角之規用則斯備周  
典非昧方書是懸均射隼於高墉豈巢鷺於外戶將使驚  
鳴緒闋同反舌之無聲聯翩影搖隨退鴟之不駐事非詭  
妄告實欺誣諒稽十日之號難闋三章之典

殺鳥獸判

今有過而殺傷鳥獸者甲以人成之

對

大羅以往禮猶因襲豢龍斯廢法亦罕聞自我化及豚魚  
仁霑草木放楚王之鵠不咎使乎驚梁君之鴈豈誅行者  
獸育豐草鳥棲平林一角以瑞於昌期九苞載叶於仁義  
瞻言過者豈得傷乎必也百獸異倫六禽殊類稻梁空費  
庖厨未供遇而見傷亦何矜其非政捨而勿問庶得令其  
惟新一作令甲以人成恐乖中典欽哉惟恤寧失不經

解牛鳴判

乙聞牛鳴云是生三犧或告妖妄欲科罪不伏

對

陰陽不測造化多端故有夷蠻之隸實司鳥獸之語乙波  
流未息克廣前書精義不窮旁通異類告稱妖妄欲抵刑  
章即科介葛之辜實恐治長非罪以今况古不坐為然

解鵲語判

乙被告殺夫縣執之訴稱隣婦不伏其罪郡以鵲來相告  
將可為徵者

對

道全皆應感至必通能分禽獸之言豈專夷貊之隸公冶  
長之縲綫鳥語知非介葛盧之犧牲牛鳴辨數始由人聽  
終見物情乙以氣烈剛腸寃深反目素不謹於帷薄終取  
敗於嫌疑行茲亂風自抵邦憲徒嫁禍於隣婦冀逃刑於

我躬屬郡縣祭微輕重不濫比夫宴數知來頗類乎方朔  
驗茲鴟鵂占沃切廣取効何異於公明管轄字也鳴古而

有徵今也寧惑殺人之罪按律可求孽乃自作死將誰緩

神為異聲判

甲邑里有神為異聲所不供太陰之弓請科之訴云掌非  
武庫

對

至若日月薄蝕君臣若象夢轉歌於童子聞取幣於嗇夫  
伐鼓迴輪有祗膺之事迹陰弓枉矢開救射之規模義雖  
責於上公物終列於庭氏藏非武庫救即羣祆何邑居之  
有災見主司之不務殊若在已近欲幸人既闕五兵之威

因虧十日之號定忤古安切擾也又於典良尸厥官思取

義於殊懷請論刑於徽纆

弓矢驅鳥為判

詔賜蕃客宴有司不以弓矢驅鳥為御史効之詞云非祭  
祀之事

對

蠻夷磨至潔牛羊以宴私弓矢載張備鳥為之鈔盜苟饋  
食而則爾豈薦饗之獨然况乎要服在庭舌人委體方示  
懷於犒飲胡廢職於毆除且賓主恪恭須防墜鼠之穢牲  
牢備禮寧無攬肉之虞曾是闕於弦弧復何徵於擊豕疑  
周禮盡在既專分鳥之司陳力自乖宜憚乘駘之効

蕃客求魚判

蕃官

一作客

至鴻臚寺不供魚客怒請云獺未祭朝議失隨

時之義

對

沙漠寔來供宜必備澤梁有禁殺則以時信能及於鯤鯢

化方行於蠻貊彼卿之屬得禮之中雖諭以象胥或聞彈

鋏而徵諸獺祭未可振緝既懷友

一作效國語禮立之成者為餗歌名曰支以

享夷狄疑用此事

物之虞遂阻烹鮮之請辭不失舊事必有初是

曰國之典常焉用隨時之義且駒支昧禮信未習於華風

里革

見國語

當朝返有迷於夏濫矜其異俗責在有知合怨

過求姑懲輕議

獻千歲龜判

戊獻千歲龜有可以欺罔舉科訴云得之於叢菁之下

對

獻其介物雖合疑年驗以生著則當有數戊得茲外骨籍

自幽叢嘗聞見夢之神將期百中况察退藏之所足辨千

齡冀令僕句不欺誰謂蜉蝣興惑盍徵幽贊寧罪矯誣居

蔡於家則吾豈敢遊蓮有歲視子非無科之盖有不知獻

者此宜無罪

宴客鼈小判

甲饗客羞鼈小客怒其不敬辭云水煩非傲

對

燕以示懷。鼈於何有。姑宜飲德。豈謂水煩。責外骨之不豐。  
顧褊心之奚甚。甲大將展禮。旋遇過求。水潦方塗。且乏大  
為貴者。壺飡一作殮。苟備何必長嘗。而食之。我惟敬於上賓。爾  
寧貪於介物。小不能忍。禮何以觀。儻羞南澗之毛。尚當遺  
味。詎勞東海之鼈。然後合歡。詞未爽於小施。怒難信於睹  
父

養鷄猪判

甲為郡守。令百姓養母猪及鷄。督郵諫其擾人。不許。

對

扇以仁風。阜財馮急。教之畜擾。利俗則多。甲位列馮。熊政  
同佩。犢將除饑。餒之患用先蕃。息之資俾爾生。生非予擾。  
擾一甓。既伴於龔。遂五特足。驗於陶朱。馴養雖勤。割烹斯  
利。既符孳貨。庶罔食貧。使荷蓀之夫。不空為忝。倚杖而牧。  
豈獨割葵。人無見郊之思。俗皆掩豆。而祭。是惟務本。焉用  
他規。且異米鹽之煩。寧懼紆繩之諫。

父病殺牛判

壬父病。殺牛祈禱。縣以行孝不之。罪州科違法。

對

力施南畝。屠則干刑。祭比東隣。理難逢福。冠帶縱勤於侍。  
疾銜刃。寧同於彼。扶壬憂或蒲容。殺非無故。愛人以德。未  
聞易箠之言。獲罪於天。遂抵椎肥之禁。志雖行孝。捨則亂  
常。父病誠切於肺肝。私禱豈伴於蠶粟。且宋人皆用。或免

乘城之虞魏郡不誅終非棄市之律令不惟反政是以常縣恐漏魚州符佩犢

狗傷人有牌判

癸家養狗傷人乙論官請償辭云有牌記行者非慎

對

畜狗不馴傷人必罪有標自觸微償則非既懸迎吠之書寧忘慎行之道癸非用犬乙豈尤人防虞自失於周身齧噬尚貪於求貨有牌記而莫慎則欲請庚無標識而或傷若為加等微詞可擬徃訴何憑

牛舐馬判

得甲牛舐乙馬死乙請償價甲云在放牧處相舐請倍半

價乙不伏

對

白居易

馬牛于牧蹄角難防苟死傷之可徵在故誤而宜別况日中出入郊外寢訛既谷量以齊驅或風逸而集作相及爾牛孔阜奮駢角而莫當我馬用傷踈駿足而致斃情非故縱理合誤論在阜棧以來思罰宜惟重就桃林而招損償則從輕將息訟端請徵律典當陪半價勿聽過求

解牛鳴判

得乙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問之皆信或謂之妖不伏

對

前人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十七  
上稟天性旁通物情是謂生知孰云行怪况刑雖異類心  
則同歸四鳥分飛聽音既稱有信三犧皆用聞鳴豈可爲  
妖且叶前言殊非左道爾惟不講我則有辭揆以周官業  
將司於夷隸詳夫魯史責不及於葛盧獸鳴可徵人言奚  
悔

校四十一字

九月十三日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十七

判四十六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十八

易卜病疾占相妖言巫夢門二十三道

易卜

易道判六道

北斗龜判一道

豐龜判一道

居蔡判一道

家貧致墨判一道

玄衣判一道

讀衛生經判一道

死生付天判一道

疾病

疾病判一道

眦大夫筭判一道

折指判一道

占相妖言



占相判一道

妖言判一道

巫夢

巫恒判一道

巫祠秦中判一道

夢

夢冰下人語判一道

夢殿上有禾判一道

夢處女鼓琴判一道

易卜

易道判

甲居重澤介疾有喜遂存乎辭或告其妄干他事初不量  
力甲云剛德閑邪何往不利

對

乾坤既列易行其中六九斯重又見乎外有同功而異位  
亦原始而要終惟彼甲也乃居重澤當周公之述聖義存  
乎詞及宜父之窮微意筌於象然則上下合應利殊攸適  
剛柔立體位或非居是以同心暫間適當介疾之失和光  
使終一作和聿成勿藥之喜以干事而告未曰知章以量  
力而言何哉情識况乎形自然之變合不測之神古皓首  
而難明今丹筆而爰一作定舍而勿問愚謂合宜

同前

甲惕號暮夜有戎勿恤中軍按逗撓為咎將議明罰甲訴  
初往不勝今得中道

對

三才孕育六位時成藏往闡幽鉤深致遠用明失得之報  
是興易簡之能甲亦何爲形諸卦兆居悔吝之地處動靜  
之中乍行乍藏或進或退初往不勝故惕懼而號呼終歸  
得中則有戎而勿恤實元亨之利往乃爻象之情言中宜  
按論憑何議擬括囊已足無咎迨撓寧宜有刑

同前

丁即次得童僕乙于處得資斧在旅之時所得各別未知  
孰是

對

聖人作易窮理盡性君子明道體微知章發揮於剛柔而  
生爻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用存悔吝之介戒式崇簡易之源  
既致遠以鉤深亦仰觀而俯察想惟丁乙俱形卦兆匪以  
蒙而養正諒在旅而多虞異乎先笑後號豈曰大來小往  
得諸童僕知爾躬以無尤獲其資斧識我心之不快考即  
次而知是驗于處而覺非稽周家之文休咎斯在閱旅人  
之卦得失可明請探六畫之旨以取一言而蔽

同前

乙入于幽谷三歲不覿郡吏詰之稱澤無水以致命遂志  
對

易之爲書解類成象因洞澤之爲體致幽谷之深潛君子  
是以養蒙晦明致遠遂志豈隕獲於所遇將考盤而自得  
金車欲駕來尚虛徐朱紱方亨猶多繇飢龍盤所以致用

三才孕育六位時成藏往闡幽鉤深致遠用明失得之報  
是與易簡之能甲亦何爲形諸卦兆居悔吝之地處動靜  
之中乍行乍藏或進或退初往不勝故惕懼而號呼終歸  
得中則有戎而勿恤實元亨之利往乃爻象之情言中宜  
按論憑何議擬括囊已是無咎迨撓寧宜有刑

同前

丁即次得童僕乙于處得資斧在旅之時所得各別未知  
孰是

對

聖人作易窮理盡性君子明道體微知章發揮於剛柔而  
生爻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用存悔吝之介戒式崇簡易之源  
旣致遠以鉤深亦仰觀而俯察想惟丁乙俱形卦兆匪以  
蒙而養正諒在旅而多虞異乎先笑後號豈曰大來小往  
得諸童僕知爾躬以無尤獲其資斧識我心之不快考即  
次而知是驗于處而覺非稽周家之文休咎斯在閱旅人  
之卦得失可明請探六畫之旨以取一言而蔽

同前

乙入于幽谷三歲不覿郡吏詰之稱澤無水以致命遂志  
對

易之爲書解類成象因潤澤之爲體致幽谷之深潛君子  
是以養蒙晦明致遠遂志豈隕獲於所遇將考盤而自得  
金車欲駕來尚虛徐朱紱方享猶多繅亂龍盤所以致用

文苑英華 卷八  
夔屈豈不求伸十年反常志或斯在三歲不覲吏亦何非  
苟用一作有違可以無詰

同前

景虞吉有他不燕或謂繫心於一云義及豚魚志不可變

對

行克有孚義形於色可爲已干櫓將措身波流敢昧斯言  
不知其可景學乎前訓從事於茲知通幽洞微設卦觀象  
敬慎不敗利用爲恒動協中庸德均上善獲此專吉莫知  
其他同夏翟之姿難倚耿介比寒松之節但覩青冥非無  
所守其不可變語稱近義敢匪聞諸易著盈缶死而後已  
豈苟息之受托終不食言何周勃之爲臣取於木訥所以

繫心於一存忠篤而不喪執志無二賤華美之外揚及於  
豚魚應彼鳴鶴或者所謂于何其臻且誰譽誰毀寧當盡  
好所以所安寔宜必察誠知言者不中無問吉人寡辭

同前

景之宋得乾坤丁告違禁景不伏

對

景德行純懿道術通明齒迹堯封駿邁宋國探微研奧鈎  
深致遠思尚長之薄遊每敷損益同孔丘之志事載演乾  
坤丁性直狹中奇疑能劉疑善類膚受之讒愬異皮裏之  
陽秋發言盈庭誰執其咎今動作非妄隄防未渝心儻偶  
於木人罪庶寬於艾鞮

北斗龜判

得甲畜北斗龜財物歸之遂至萬千或告違禁詞云名在八龜

對

財無苟得義不厭取若奉業以往積而無向一作傷或非道以行動且為害於稽爾甲爰契我龜已見負圖不獨七星之號空嗟入夢詎終千載之期是諸侯之寶念彼當畜非宗伯之屬其敢誰私豈伊匪人妄致諸積迹罔厠於主守家用保於神靈徵以從長占八九之數窮於既厭收千萬之盈茲乃多藏且不預於官事靡當知禁亦可畏於人言必曰職我之由守而勿失名可覆視余無爾刑

豐龜判

甲豐龜不辨名物將罪之云且豐而後辨

對

有龜之德徵神為用稟靈千歲遊質於芳蓮納錫九江彰名於禮物取其象事知變占事知來然以寓莊周之談時聞曳尾挂預且之網寧知剝骨緬懷于甲特惟卜人將言豐龜以考其象理宜別諸名物定乎吉凶俾春夏以宜左右必順有紊于制實惟伊何欲寘戾焉事可訊者何則取十朋而分睨弁乃先豐以為尤參五行以觀兆數雖後辨而未失覆其兩端願言一問

居蔡判

得甲居蔡曰一作目寶人告以爲僭不可入官訴云僂句不  
余欺是以寶之

對

魯道浸微守臣喪職眷茲臧氏代稱冢卿方構禍於家門  
始有誣於內子問則以默察而愈欺理異斬關之爲跡同  
據邑之請三年一兆旣徒稽於大蔡始僭終吉彼何幸於  
織人故帝舜格言惟先蔽志宣尼垂範數而爲黷則知禍  
福無門通塞無數焉有性命之理存乎卜祝之間若廢興  
之道適然是善惡之徵一貫人與僭而不入因君子之明  
刑

家貧致墨判

易人家貧致墨以自給科惰農

對

藏往知來道高三聖內貞外悔名重九經所以大決狐疑  
先定人志焉得捨其三易紊彼六官賜帛無聞仰滑稽而  
慙妙致墨多中知僂句之不欺覺筮短而龜長遽變常而  
易業雖百錢取給有慕君平而四體不勤孰爲夫子智有  
所達鑽祀骨而觀貞神則何施抵凝脂而獲戾且以業爲  
兼善才貴多能端策拂龜罪不加於詹尹收罟解網刑請  
寬於易人

玄衣判

季冬命玄衣督護貞來歲之慶垂人作而揚火以非青純

而不致墨報法告闕於太常訴云主巾筭者之過

對

道月戒期周乎四海一作象卜年貽慶稽彼十朋華人職在

巫咸用方心而考吉材均季主負一作均圖背而知來拂此

玄衣異夫青純有殊命寶何能致墨執法以簪筆彈珠且

問九江之錫主司以巾筭藏骨莫辨千年所留既虧玉兆

之獻湏抵金科之罰徒為薄訴誰之過歟

讀衛生經判

甲讀衛生經而知吉凶乙告違勅法司科擅卜禁刑

對

圖緯垂文龜著象昭主人操洞微之柄達者究索隱之端

故知盡性窮理惟賢與聖是以魏稱管輅晉有景純卦成

而洞曉吉凶繇發而潛知倚伏此皆竒才出於天骨遠識

符於自然爰逮凡人一作于其議所以時忌惑衆勅設

禁刑甲雖沉思緯象遊精數術名止齊於庶品道豈同於

古人冒違勅之明文自貽伊戚挂繩非之峻筆何所逖刑

然慮或告不真法湏更審請窮兩造方定片言

死生符天判

得景請與丁卜丁云死生付天不付君也遂不卜或非之

對

白居易

聖人建易雖用稽疑君子樂天固宜知命苟吉凶之罔僭

何中否之足詢丁執心不回出言有中爾考前知之兆誠

足決疑吾從一作我昆命之文必先蔽志以爲禍福由已休咎則繫於慎行生死付天脩短乃存乎陰騭當脫身於木爲寧問命於著龜言旣中倫理亦窮性况詹尹釋策有問焉知闕蕪立言不疑何卜不從握粟是謂忘筮

病疾

病疾判

得甲爲郡守賜告養病而出界歸家法司科罪甲不伏

對

四嶽咨命九土司牧功共理於伏熊期得賢於建隼淮陽卧理聞汲黯之政譽渤海行歌美龔公之化洽甲官忝列郡未著能名庭無致仕之蘭院少延年之菊漳濱卧疾

比於古人穎川流譽何覲顏於今吏膏育所及知藥石之無施肝膽俱披果祈求而有遂賜告養疾宜輟務於公庭出境而行何慢官於私第斷非斥吏欽漢相之高風才不逮人招施祿之端謗予告賜告義理懸殊應爲不爲自貽諸咎不敬之罰曷所逃刑

臥大夫簣判

甲寢臥大夫簣執燭者請易竟不改而卒

對

喜怒不時患生朕理營衛失度疾起膏育是以長卿文園空傳封禪之草劉楨漳浦亟聞埋玉之悲人誰不亡道貴從正身苟正矣哀亦何傷且衛臣不祿猶陳尸諫楚尹屬



續城郢為謀春秋書之用旌厥善况銀燭晶晃以流照華  
簀輝煥以潛鋪既不率於典常法宜加於僭擬必因國君  
之賜有孚曾氏之詢過也非文童子何識

折指判

甲緣木損折枝指謂三疾數足官不許事

對

甲稟氣陶形偶華胥之代輕軀弱質謝都盧之人不能鑿  
井耕田翻乃奔林緣木損其枝指蓋是懸疣雖折一枝幸  
祛數外之累即啻三疾便為非分之求理不可依宜從告  
免

占相妖言

占相判

甲告乙左手有文直達中指景為占若過橫節貴不可論  
乙遂挑徹血流彈壁乃作公字

對

命理多途幽明罕測甲惟愚品丁也狂夫憑仲子之有文  
相士行之當貴虛論骨象謬定吉凶豈識李固之龜文莫  
辨條侯之縱理聖人不相抑有前聞鄙夫何為則預於此

妖言判

王遇於鄉閭妖言村人告事

對

王遇稟性不滅立身非謹官雖登於一命慮猶闕於三緘

不忍口闕坐彰言玷妖詞妄作雖未惑於平人正罪應論  
事可繩於峻典定刑名於木吏應入流條量減贖於金科  
合從徒坐

巫夢

巫恒判

巫恒堂贈鄉人反接置於廣柳

對

惟彼巫恒志探幽蹟以爲堦階儼有禮堂贈無方式從招梗  
之義自得襍禮之術鄉人悟不知之毀迷獨見之明恃衆  
生威率情含怒同舞陽之從代鎮已能反接異季布之適  
朱家翻爲置柳處之刑典豈待邦成請從片折之詞以白

運行之訟

巫祠秦中判

南山有巫每祠秦中輒用王禮所由不禁御史詰之詞云  
恐爲厲也

對

神祠所置祭享有由苟非國章無列祀典是以分巫覡之  
職審鬼神之狀恐伯有之爲厲矜胡亥之乏祀小大從時  
輕重不越明無天昏之患幽得憑依之方生既殊於庶人  
死何廢於王禮謂執憲之徒詰宜所由之不禁

夢判

夢冰下人語判

文苑英華 卷一百四十八  
得甲爲人作媒云夢立水上與水下人語當仲春成婚乙告甲誑惑

對

甲以判合爲資行媒是務瞻言匪斧有類因針爰求六夢之徵告以三星之會微波可託豈脉脉於輕水仙漢難攀尚盈盈於一水將同竹鳳之驗有符芻狗之言乙以至人所無告其狂惑必人同趙一術等周宣王濬懸刀不聞加罪孔丘曳杖未陷深憊

夢殿上有禾判

乙夢太極殿上有禾三穗跳而取之得中穗其友賀云中台之象人告其妖

對

執古以道格人其經捨而或踰動則奚軌乙位居堯岳名列漢藩擁百姓一作成之寄乘六夢之吉朱門雄雄虛受冠蓋翠樓奕奕傍注煙霄同唐叔之得禾身居大殿異張華之博物忽踐中台覺後成空賴功曹之來賀失而復得允蔡茂之高班夫何妖哉古則有矣告人無識其若是乎

夢處女鼓琴判

乙封侯嘗夢見處女鼓琴而歌曰美人熒熒顏若茗之華後遂納國人姓爲內子御史劾其僭訴一作辭云夢應也

對

國以定封邑惟利建社稷是衛邦畿以藩乙將度以上圭

設其苑序式遵厥度宜立其家鳳凰之兆未期桃李之妖  
將至剛柔自應精爽潛通吉以有祥將一作表神來之兆  
庶乎無亂理齊藏牲之感位在通侯夢茲處女橫角枕而  
就寢見鼓琴而作歌熒熒之詞開彼寃交之日天天之質  
覩茲刑形開之時六夢之驗若存八徵之候如會納爲內子  
誠類小君稱僭欲繩未通平典

校正三十三字

九月十三日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十八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十九

雜判門三十七道

廳子判二道

流外判二道

番官判二道

孔目判二道

公廨供給判二道

不知名物判四道

不奠其祿判一道

侵官判二道

小吏陵上判三道

黜免判一道

去官判二道

吏脫幘判一道

致仕判一道

不仕判一道

未七十致仕判一道

用蔭判一道

徵官爲蔭判一道

假蔭判一道

勲品判一道

請立長子為嗣判一道

聽子判

聽子執硯翻馮汙物擒獲欲科之

對

裴曠

瞻言署曹克崇聽事既分官而揆務異虛室而清神華茵載敷綺屏儼立頗有尊卑之禮須知進退之儀彼何人斯輕其主守迹既殊於審慎事終致於愆尤足待數知有慙對馬墨因誤點更射成蠅坐彰怠慢之心須示鞭笞之罪且刑貴閱實政蠹深文汙雖有憑物終未驗儻非情故式可矜容請稽源流庶符明慎

同前

樊子新

各備爾曹以供其職整輪冰操同洽風規公府崢嶸具察瞻矚事光文物掌設防非猶衆派之源流若提綱而集目恐尚禽棲入噪絡青瑣於傍喧蛛網交絲架朱窻而上掩豈意故為翻馮用慢章程德不繕心罪亦旋踵違周氏之戒器水覆繩愆覽劉氏之朝衣羨傾宥過法開有誤理亦從宜

流水判

流水解請兵部勞所由不許訴五品以上

對

陶翰

百度之間見於甲令九流之內言念胥徒在邦必達於大體為政不遺於小物歲之云宴更議初勲勞之可書仍祈

以作

疑作奸

後績慕縉雲之職名級願遷瞻異風之命節文當協所由以司存必舉稽彼三章訢者以理實無言徵諸五品既詳於法難屈爾詞

同前

李康成

十等分賢九流殊致異漢儀之命史若周官之爾胥頗供操牘之役寧有策勲之義具聞奸命復欲冒官未輸自貽之辜仍引無稽之訴縱已榮叅朱紱其如匪是清流鮑魚不可登庖笄冠豈宜雙履抑而未許寔謂有司

番官判

番官請稍食不給訴求達吏

對

番官名書小吏位列羣胥自宜恪守邦程勲一作從吏道何得叨祈稍食苟徇私儲瞻彼有司出納惟悵閑而不給雅合良規何所未厭仍勞上訴將求達吏雖且覬覦考以通章恐成抵牾何則國之甲令懸諸日月如或番程式序歲考茲深昔年自有常規今日何煩妄請

同前

辛齊物

六卿分職百揆時叙開之以府寺間之以胥徒所以理天下之人將以成天下之務雖動珂振珮嘗聞獻納之臣而負版持囊亦資趨走之吏番官之輩寔惟卑冗九流未齒一命何階心有規於斗儲意仍希於稍食叅尋甲令緬覲彛章事列科條誰敢逾越

孔目判

得諸司長官初上皆孔目所由不送依問已付散官遂被遺失

對

建官分職揆務班司是稱會府實弘邦教綠墀黃閣棘寺蘭臺解署星分胥徒雲集瞻言管轄必先卿尹案牘填委薄領殷繁剖析是憑準繩斯在事資孔目以備闕遺而小吏寬疎下寮弛慢不恭爾事擅付他人因而致失誰任其咎散官闕送自合科繩請更推尋方寘刑典

同前

百揆分曹六官咸事由來區別各有司存旋降絲綸遽軍簪綬令首政長寔繁有徒衆務條流須施孔目憑之以提綱紀藉之以恤機衡爰洎有時彰乎無替所由自宜遵奉所闕須有科繩散官非受納之人小吏是施行之輩苟乖其事盍寘于辜恭視事端方取誚於周客敬尋失狀欲何黜於堯封據律不見本條論情有虧通典請歸司敗以正刑書

公廨供給判

丁以公廨供給親屬郡科之云亦是賓

對

盧藻

祿以馭賢矧茲賓客將不速而是敬豈乾餼而以憊眷彼丁也給茲親屬未聞輟已之仁且有害公之負於焉獲譴

何以爲詞然獄貴原情事資愷衆必若行高魯史才茂鄒  
枚簞食屢空未改顏生之樂樵蘇不爨能師范子之廉乃  
謂國賢豈惟家食以之恤乏何必正名

同前

鄭訥

受祿必資善戒飭躬且務勤王反是不思罪亦難追彼丁  
何者忝曰吏人苟徇私親以減公用式彰不令曾是養求  
重斂聚財可謂同於碩鼠食貨棄命曾不思於伐檀若情  
在恤貧志懷調急奉其祿秩則可給於公解而何雖曰衆  
賓終爲多僻群司所糾允執厥中

不知名物判

得乙是甲吏之賤者問所掌名物而不知被科訴云蒞事

日近

對

薛霖

陳力以位任才居守列王者之職百度惟貞在有司之能  
庶官奚曠惟乙績乖幹蠱名匪靖恭等韜韞人之從吏周行  
是處均倚相之言詩祈招以感何則窮爲下士秩等上農  
莫究端倪孰云主守未聞數馬而對如何尸祿以言匪課  
月成徒稱日近請抑無稽之訴以從司寇之罰

同前

執伎事上各有司存學古人官固非失職將守其業用不  
易方必也正名無敢反側惟乙賤吏實曰函人忘其下旋  
上旋之權失其犀甲兕甲之屬訴云近蒞豈曉壽一作年



化疑作農功之越思同美錦而學製惜其名物主者不利  
於操刀正以刑書所按乃得其資斧

同前

荆冬倩

國有等威秩分貴賤必恭爾職乃罔後艱乙何人斯吏之  
賤者匪懈于位無聞幹蠱之美不思厥職遽招尸素之刺  
且龜玉見毀誰之過歟名物不分信為罪者貽曠官之罰  
自可包羞以近日為詞是亦文過必若德同周勃才異嗇  
夫當寬呐呐之人無求喋喋之口待窮閱實然為不弊

同前

劉春虛

在心匪懈蒞事克勤寔曰司存惟其慎敬不率厥訓自詒  
伊戚瞻言乙者叅名甲吏當恭而職知闕鞏之重無廢所

見左傳  
甲名

掌在組練之堅焉得曠官孰云從事且孔明輔相猶獨親  
於簿書彼乙微品何不知其名物請實于理以懲不能  
不奠其祿判

得主司納錢不奠其祿致令不可覆校

對

正其歲會禮有明文錄而書之物合定數莫不登於天府  
計以月成諒比要之可遵將奠祿而為隼憑茲出納乃絕  
姦欺苟或差遺自貽乾沒龜玉在櫝宜勤夙夜之心刀布  
如泉何忽隄防之禁覆校斯闕罪累非輕忝曰主司殊為  
曠職但三尺之法期閱實以定刑九兩之官闕連事而同  
坐必若甲乙俱犯上下相蒙規攘竊以故違自胥徒而共

議物又全曠情實難容如其數則非多訊之爲誤有納處而可驗恕不逮而須矜請紓辨璧之疑方寘鈎金之罰

侵官判

此題及所對二篇當在五百四十四卷國城門今已移入姑存其目

小吏陵上判

得丁爲小吏好陵上爲人操下如東濕薪議者稱酷吏曰其理有所効

對

爲官擇才以政化物先甲申令著於公易象惟丁者何効茲酷吏循墻之敬已殊於考父東濕之人禮將類於甯成陵上而六逆在茲滅德而九功失序且仁以爲寶嘗聞得國犯而聚怨焉可定居旣紊彝倫之經莫知哀矜之道國之蠹也刑其念哉

同前

陸泌

在下陵上昔賢所耻嚴法峻文平國不設是用敏於從事可以臨人必也允乎平反方堪議罰丁爲小吏不慎厥躬未能謹恪以執謙恭之道縱是暴慢且招苛酷之名奉上有類於甯成操下乃同於東濕孽則自作罰實難逃雖欲文過引人無乃執迷於已

同前

曹詵

九命攸分百工惟叙率溫恭以成政資謙讓以恪居丁屈

夔未伸搏鵬始舉且安身於小吏期漸陸於大來將能克已爲仁翻乃直而無禮誘人孔易奚昧政於蒲蘆雨雪其滂奚取方於東濕不賢內省見惡探湯何甯成之可師逢鄧都而陵忽斯爲酷吏允叶班書欲因效以辟名實文過而取誚

黜免判

得諫議大夫廖真坐事黜後旣寢病猶用大夫之簣御史舉其非法大理斷無罪

對

楊行惲

廖真干祿從班旣處大夫之職立朝東帶須勤公正之心不著方聲俄嬰罪累人非士師同展禽之三黜才異河陽

若潘仁之拜免旣而巢鷲作言釁止鵬成災膚勝乖宜初言二豎之夢手足將啓終切九泉之悲眷彼禮容須依貴戚瞻言令式亦具科條有德乃合旌門無官誠宜易簣不思林放之問有味曾子之儀憲局彈違實得其所

去官判

得甲去官居白沙里人云我家池中龍種本縣科里人妖言訴云羨其德讓不伏

對

韓子休

度地居人量地制邑九有旣又萬邦是孚甲密勿具寮僮俛從仕陳力就列罷職言歸克昌拾芥之榮方展維桑之敬爰居爰處以遊以娛且故國之生平即襄陽之耆舊人

之仰德我不求蒙譽擬潘安聞諸鄉曲榮參龐統頗曰池中發其言而有由連其辜而未可請以里人爲羨無宜告者稱妖欲措常刑其如反坐

同前

韓希銑

甲孝以居家學以從政非子房之晚歲翹想赤松類元亮之中年棲神素里琴書養德道義資身青雲舊遊惜鶴行之中斷白沙隣好善龍種之來歸異趙壹之招嫵同任光之見愛孔丘垂教在家必聞程鄭有言寵而能降善莫之大復何加焉至如勝友如龍高才比鳳渥水千里丹山五色語其事類蓋亦繁多考以條章實難科罰

吏脫幘判

得丁爲吏脫幘挂縣門而去斷不應爲

對

張鼎

田園燕坐

一作坐燕

知陶潛之罷職冠冕已挂見疎公之出祖

雖吏同推擇而道在雲山脫幘而行不顧棲鸞之局觸網嬰坐何逃逮隼之司必也避譴韜光輒去無宜免幘况乃銷聲自逸既往不咎挂冠緬惟晉史拒疑作詐抵蕭章矧當堯舜之代宜縱巢由之隱欲加之罪其無詞乎棄高蹈而可嘉趾小利而何失竊詳州斷未叶通規

同前

楊脊金

天育萬類人含五情行藏殊途語默分緒故有宴安榮利入朝廷而風趨脫落塵紛遁精白以雲卧丁以情忘寵祭

跡尚真閑陶潛屈身繫在彭澤安石有志終憶東山厭吏  
隱之喧早倚劍不樂出都門之慷慨挂幘長辭得五倫之  
遺風掩逢萌之往跡清聲可以激貪鄙美事足以光圖書  
于何不臧反以為罪昔漢皇御宇且高疏廣之才今唐堯  
握圖宜遂許由之性

同前

常無欲

瑰意琦行有應則通陳力就列不能則止故營營吏道坐  
州縣而徒勞寂寂閑居退丘園而優逸丁也縣吏職事前  
脩挂幘公門頗遵孤節角巾私第自得遐心州以小道從  
方恒科守職白雲已遠尚勞增繳之心尺蠖相趣未識江  
湖之意責其廉退之節科其高潔之辜欲使疏廣厚顏陶  
潛負譴僕雖不敏竊謂非宜

同前

汜雲將

學古入官式著墳誥

一作典

陳力就列聞諸聖人丁則鯁生

頗為高尚欽陶公之五斗初聞折節同方朔之一囊且安  
卑位作勞州縣早結梁生之悲挂幘公門晚慕伯魚之操  
齊李膺而命駕不俟秋風想仲翁之辭榮近歸蘿月江湖  
道逸狎魚鳥而為羣龜墨信榮將松菊而齊致况大君有  
命廊廟須才旌帛日貴於丘園山林不容於隱遁欲將無  
悶未可即依

同前

竇暈

誼寰易擾野性難馴鴻鸞不處於俗車珠玉自生於塵外

丁至情無欲含章寡詞琴書未入於山林刀筆久勞於郡  
縣清風忽至白雲意多拂衣不留挂幘長往陶潛之美志  
斯在疏廣之芳猷未歇幽谷歸來高山可仰州司牽於常  
法責以詭時欲處伯魚之刑實恐冶長非罪

致仕判

渤海縣高邁高秀歷官清途位望崇重及懸車之歲挂冠  
辭歸於邑邑宰白雄令吏置酒肉於其家吏於道傍停肉  
為鴟鳶所食還以此報雄不之信命官屬科之

對

李思齊

高邁高秀俱承茂族惟兄惟弟各登清官故能望高陸寶  
價重帝珠棠棣春風芳菲兩襲桑榆日暮光景同歸挂冠

見於東門方休白首奏絃歌於北里直散黃金邑宰率由  
舊章禮弘於羔鴈縣吏恭承嘉命事失於鴟鳶伏念刑書  
眷言惇史大夫學吏獄雖成於鼠偷京兆能官罪不加於  
鳥攫

不仕判

得景有志行隱而不仕為郡守所辟稱是巫家不當選吏  
功曹按其詭訴景不伏

對

白居易

鳴鶴處陰聲聞于外玄豹隱霧樂在其中此將適於退藏  
彼何強之維繫景業敦道行志薄宦情太守以舉爾所知  
將神蒲帛之聘夫子以從吾所好不顧弓旌之招懼俗吏

之徒勞引巫家以自穢冀其言遜獲免翻以行詐論辜况  
商洛拂衣漢且求之不得潁川洗耳堯亦存而勿論天子  
尚不違情功曹如何按罪

未七十致仕

得乙為大夫請致仕有司詰其未七十乙稱羸病不任事

對

前人

時制未及尚可俟朝疾疹集作店所加固難陳力乙位參食

悉志在懸車揆以紀年桑榆之光未暮驗其羸病蒲柳之

質先零既稱量力而行所謂奉身以退雖髮未種種告老

無乃速歟而心既諄諄致政固其宜矣請高知止無強不

能

用蔭判

范融曾祖在周為六部官在隋居家不仕令兩應出身及  
為人後者從高叙請取徵官蔭可不

對

邵旻

范融係塵甑之苗襲良弓之裔爰瞻乃祖委跡前周道煥

九徵禮光三辟運遷正朔載掌丘園翼子謀孫雖慶流於

後嗣論官叙蔭須屢降於前朝必令許從高議蔭減未盡

斷從依請夫復何疑

徵官為蔭判

乙請以父徵官為蔭所由以其父不在用蔭例

對

劉銘

以功受賞繼統承嗣父不食於周粟子罕取於吾餘乙家尚隱淪素行貧賤固知鶴鳴子和配幽貞以就閑安得孤侵父名苟僥幸而求庇傳業且違於父志請蔭寧沐於君恩昔傲天書不脫薜蘿之服今從地勢難依桃李之陰所由不許誠哉此見

假蔭判

甲為人後請隼蔭人色所由以同假冒甲訴法有差等

對

陶翰

有國之制不易於常典王者之政未忘於繼絕人則不幸同叔向之有言天道如何比鄧攸之無子甲義當為後情切自孤名不絕於本枝愛未遷於他室克聞鳴鳩之德寧羨螟蛉之義知子之道必全 况父之行無改將議繼體那慙象賢主禮方列於宗門入仕曷由於庇蔭苟從法之差等亦在禮之何傷所由無端雖不憂懼訴者有據應異無文

同前

李康成

不享非類將以亢宗無念爾祖詎思述德甲庇身他族忘情本根頗類移天之規方同擇陰之義將策名以筮仕豈假蔭而因人約法是從不繼難失必若教有餒而之歎庭堅有忽諸之言以為等差誰曰非允如子服其有子寧斯焉而取斯

勳品判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十九  
宋臣前任視流外得勳品請依視品定階

對

宋璟

宋臣位末名卑迹叅卽署前任後改亦異階資欲定見任之階希取視流之品且視流與正流旣別勳品將三品斯殊階雖請於後高品終在於前任章程可據體例先施犯罪雖許同科定階難爲共貫宜從二品庶允三章

請立長子爲嗣判

得甲告老請立長子爲嗣長辭云不能請讓其弟或詰之云弟好仁

對

白居易

讓賢雖仁廢長非順徒聞曰元善則理其如亂嗣不祥甲告

老於朝立子於後

集作爲後

雖急難自舉必有可觀者焉長幼

以倫無所苟而已矣况欲止其爵位豈宜越以鴈行子弟

克恭厥兄徒有好仁之請知子莫若於父盍

集作蓋

從立長

之言無忌雖欲傳家季札終當棄室諒可致告罔聽不能

校正九十九字

九月十三日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十九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五十

判四十八

雙關門上十二道

不帥燹寄軍獻二毛判一道

借鐘打破佩刀刺人判一道

行盪甕破奴死棄水判二道

夾<sub>慶</sub>廋合三所知哭寢判一道

選擇卒史刑罪疑赦判一道

菜田徵稅閑人執事判一道

醮子於昨醮子於宮判一道

賜告養病父在喪母判一道

漆室染瘡緋衣版授判一道

王成

戰勝名功火災貯水判一道  
毒藥供醫登高臨宮判一道

不帥燹寄判

國子監稱胄子不帥教將棘寄之省讓其侵冒刑章賓疑  
真之於理監固論不已

軍獻二毛判

又軍旋凱獻俘毛有二者執法止而効之軍司云拔距投  
石者

對

暴景虎唐諱

苗晉卿

文以經邦武以禦寇開石渠而設教整金鼓以宣威爰施  
上下之庠式奉孤虛之術語茲國序相彼軍容槐市立談

一作談經未展先王之禮柳營作法但見將軍之令振衣不聞

守道操甲已見伐功靡好成麟之名且許貪狼之意入室  
雖無鼓篋出塞終有解鞍既虧來學之能當令誘進未識  
出師之律誰為否臧縱暴虎憑河猶其三省豈拔距投石  
方禽二毛夫子之道未行齊侯之失斯在自可因其雩詠  
令爾志之各言豈得承彼凱歌遂責人之不法投諸燹寄  
稍均束濕之嚴効以干城恐挫橫行之氣矜乎愚戾何異  
宰予勸此若辛宜哀去病握蘭稱過正合清明執簡彈違  
稍乖深識欲存踈網寧失不經

借罐打破判

村人借罐人家罐未出門戶打破未離本處

佩刀刺人判

又有人持佩刀傷人縣以為用乃州以為非仰正判

對

王紘

九野太清兆人承慶鑿井而飲方閑射鮒之泉持刃以雄  
仍均佩犢之日澄瀾可汲思抱甕而無階銛刃將揮提刺  
鍾而可擬故廼旁求假器甫當於銅瓶何輕用傷人有類  
於鉛筑衡門未出遽覩虧全踈網難容俄聞寘罰訟端斯  
起異共弊而無憾刑柄終疑遂殊條而靡決慎非投鼠破  
則宜陪法在鷄鳩傷固難追比盜之訴不亦厚顏用刃之  
科誠非次骨文漸陸海墜落三晴空有薦於芻詞諒輕塵  
於藻鏡

行盪甕破判

甲負甕行被乙盪倒甕破索陪乙不伏

奴死棄水判

又景奴死棄水中人告之

對

呂因

埏填成器蓋資虛受之功役使為臣同稟最靈之德他人  
毀棄緡錙之直合酬營魄消淪埋瘞之義無隔甲行負甕  
雖有類於戴盆景畜家童情有虧於物議方漢陰之抱汲  
初未忘機等蜀郡之裁書唯資力使既而途遘卒遇瓦解  
無全命迫力殫舟藏共遠不忘情於毀甕乙合償其錘刃  
方念舊於弊帷景須施其薪藁已虧讓行之美更章速朽

之尤折其片言勒陪半價辭名冊籍委骨滄流死埋應切  
生情實爽既違掩骼之典宜從束矢之科

同前

閻至為

惟甲與景殊途異致或行因負甕頗類漢陰之賓或家有  
役僮不讓江陵之樹既而甕被盪倒奴則云殂鑿坯無返  
於在甄冊籍忽辭於白日原其情理覈以根由責之以陪  
未盡其意棄之以水何太不仁但法貴從寬事或通誤必  
也康莊廣陌甲負乙棄矜其輕肥故此行突將徵其價尚  
或未懲如其狹路稠人風昏日暮邂逅而損知欲何傷若  
取全陪恐乖設律至如畜生之罵猶慮其慙覩犬馬之微  
不棄其帷蓋藏諸廣柳之內託義彌深葬以江魚之腹在  
情焉取既為人生口不可無辜請施懲罰輕科以符捨事誅  
意

夾<sub>庚</sub>度合三判

救造夾<sub>庚</sub>度少府合三而成規不九<sub>九</sub>科罪

所知哭寢判

又太史令緒所知亡哭於寢門之外人告違禮

對

蔣勵已

武有七德戎械攸先禮有五經喪紀為重少府秦卿命爵  
海稅孔殷太史吳將疏苗家聲允迪天有成命式裁弦木  
之規人之云亡來展生芻之弔雖圓鑿方柄恒必由之而  
同波異瀾區以別矣何者弧矢之利張皇國威俯企之儀

樽節人序理宜器因古式自取妙於鳥號禮合前聞固無  
譏於鼠刺昔宋公研慮妙盡踰山齊婦御哀深辭在野一作  
辨深何得輕其凋葺命不審於絲言忽被朋從慟無依於  
總帳遂使規殊宛轉未全明月之輝交喪親仁遽異成風  
之質且天子䟽制竹九合以成規友生不幸拊百身而奚  
贖魚膠象弭已爽今儀白馬素車全殊昔契造虧夾度豈  
獻春材哀僚寢門徒悲宿草眷茲有失請依漢相之科推  
彼無儀深愴鄒人之識或恐規聞異制制因義而隨時禮  
有異文文緣情而儷俛自湏見可而進未必同年擇善而  
行寧俟終日

選擇卒史判

有司選擇卒史以文學掌故備員有比百石以上誦多者  
先求之不得訟如功令

刑罰疑赦判

又甲刑罰之疑俱赦有司并刑不上備省科之云適輕不  
服諸罰有權

對

郭向

政以經邦揆務刑以禁暴去邪先王論於股肱大易明其  
噬嗑故賢能必佐小大以情立綱紀於天官作規模於秋  
典其來尚矣難可忽諸才有所通或徵諸管庫法有明象  
乃著自星辰所以掌故備員擇先文而後學刑法俱赦執  
有權而適輕蓋晁錯惟勤昔聞其任呂刑高議已盡其能

興訟者何秩既下於百石折一作所中者理條不紊於三千必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誦先聖之典誥有夫子之文章自合昇之司徒而曰俊士建功於當代垂裕於後昆未能鳴鶴聞天而乃嚇鴟從事誠宜改革徒以盈庭息乃訟端寢乎功令如有倫有要不憊不忒定國之慶溢高門蕭何之約在關中雖并制一作刑不上亦片言可拆省之可罰甲也有詞法貴從寬難明與罪

菜田徵稅判

菜田舊不應稅州縣令有徵納

閑人執事判

又客戶閑人請移執事

對

孟匡朝

國家分出輜車董諸田戶歛一作致我唐典藝夫周舊一作官

別農郊以沃濬貫流墉於版圖何疑於菜田之征而失於

閑人之職豈徘徊中曲候一作俟周卽之顧將疑後素招子

貢疑作夏之詞然乃疆名既訓嗇業湏分上下宜繫井丘有

蓄而畬均其易歲自門及野化疑作比以同人若未給於棠

陰或恐隨於蓬轉惡夫外臺徵稅尚起異門客戶請移方

徇常職且禮有恒歛豈宜據於故一作訟人改執事何必越

於鄉寘加于刑便以愛羊廢禮立案為限知其為蚍蜉足

必也政弘通變人急遷移稅錢或致於所收州縣難詞於

為擾事未重詰愚或痛一作諸而執簡書刑使不若凶年

人散省其謂何理在甄詳方可窒定

醮子於阼判

得甲醮子於阼素積以戒而尊有禁

醮子於宮判

又醮子於宮玄端以戒而姆加景或告其非禮云古之道

對

晁良真

始乎冠婚是惟達禮貽之訓誡用肅令儀今昔或違沿革  
斯別始弁髦而便棄實表成人初結褵而遂行或諧嘉偶  
甲以將雛襲慶元服就加乙以鳴鳳告祥束薪言往尊奠  
于禁未虧寧敬之直姆加其景方昭有行之誨玄端素積  
雅叶禮經甲阼乙宮信於師古或者之告理實無從

賜告養病判

得甲為郡守賜告養病出界歸家法司科奉制不敬之罪  
訴云予告得歸賜告亦合

乙父在喪母立凶門判

又乙父在喪母立凶門或告一家不合二門訴云禮既虞  
而作主今未有主故以重當主

一作輕

對

尚理

漢閣官儀揚眉可見魯門喪紀拊膺何言觸甲前由竹符  
持手稽乙今迹桐杖摧心專城無時聖室云入輜車尚動  
落畫弩於尊前杯棬猶存飄總帷於舍下芝泥有制則五  
馬歸來柳妻無因則九鷗相失周人已歿合殷禮之前虞



漳濱未痊罷淮陽之獨臥稱賜則元非奏請出自宸衷言  
主則今者始為乃關喪後病不堪理河內無借冠之談門  
或以施淹中絕問喪之禮哀欲從重法貴從輕既無不敬  
之刑恕此訴云之罪三削蒙疑札十捫蓬心恨流落之多  
年辱清通之此問愚所無盡謂愜事宜

漆室染瘡判

逢故人引入漆室遂患漆瘡訴云料理

緋衣版授判

又景版授刺史著緋袍村正云不合

對

甲以芝蘭同味早託葵歌景以蒲柳侵年方析艾壽煙火

相接昔是往來雷雨或覃即承恩造鴉居鷺疑作鷺飲共由

東戶之遊鶴髮鷄皮載照西山之景既無猜於杵臼遂有

奉於絲綸携手入門引故人於漆室披襟就服僭常例於

緋衣乙殊聶政之容相看不識景方龐統之秩即事何慙

頭面有瘡自均無過耳目不審豈假論辜拊其訴端堪取

笑於周客詳其告狀欲何罪於堯封染患自是晦明在法

寧知老耄探情未虧於通知恕據律不犯於正條便宜嚴霜

慮傷非罪乙與村正咸釋為宜

戰勝銘功判

得小侯戰勝作爨器銘林鍾軍正訟言妨時云示子孫

火災貯水判

又巴東每歲多火災庶使無術禁止唯今鑿池積水人戶稱勞

對

潘待福

理國之宜有時用戰為政之要莫先利人先王以禁暴詰姦良使以移風易俗訓兵習武熊羆之士卒在和積習生常印燹之火災歲有銜枚被練必徇死而輕生飛焰浮煙或焦頭而爛額小侯以出車受賑始希分闔之威庶使以建節乘輅方展褰帷之惠功成戰勝知彼竭而我盈令行禁止用防微而慮遠林鍾有作同季武之客齊薺筆無施類國僑之相鄭軍正有訟均夫臧仲之非人戶稱勞昧彼庶公之化京觀不築楚功既存積塗而防宋災亦免因人

是功不可藏示之道何施利物之惠為多無術之談或爽備諸前史焉敢費詞

毒藥供醫判

甲聚毒藥以供醫事有死傷者造馬十失四乙告違法

登高臨宮判

又景登高臨宮法司斷徒一年半景訴云令所

對

魏牧

人生百年飲食過而生疾帝臺三襲趨拜垂而則刑故良醫之門固多病者而望苑之地胡可窺焉甲則業謝醫工景乃行同惡少雖有求於毒藥失此死傷乃無狀而登高俯其宮闕彼非上藥疾者無瘳此昧古人行不由徑况驗

地孟之影輒欲獨病而識龍樓之尊方能起敬醫未三代  
得無耻之登而四臨過亦甚矣微周禮而已失宜其息言  
按吕刑而故遠合從臧坐則使有死之者不俗疑而自除  
無賴之徒伏軾而知禮

一  
一  
一

校正四十一字

九月十三日藏園老人記

